

北的妇女，她们也有吃苦耐劳的一面，但和巧珍又不一样——有个细节，她们的口型常常是O型的，地广人稀，常常需要大声说话的缘故。而巧珍住在上海棚户区，就那么小点地方，说话用得着喊吗？她可能就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，有什么苦处自己就消化掉了。”

终于成了演员，曹翠芬来者不拒，年年拍戏，什么戏都不拒绝，像是在加倍弥补七年的空白。“我觉得演员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，你老不在镜头前活动，就要生锈。等你觉得哪个角色适合你了，恐怕这个角色也轮不到你。”

即便是小角色、配角，哪怕只有一个镜头，她也全都认真对待。在王炎导演的《女人国的污染报告》里，她演一个配角，却因此受到导演充分的肯定。“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：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就算是两分钟的戏，也要把整个剧本通读。”

后来，张艺谋看过《女人国的污染报告》，就决定选她演出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里的二姨太。“张艺谋是一个很严谨、很用功的导演。他跟我说这个二姨太的关键词，是‘菩萨面孔，蛇蝎心肠’。有一段戏，二姨太给老爷按摩，很长时间两人没有一句话，我觉得似乎不够丰富——跟自己的丈夫，甭管他后面又娶了多少房太太，毕竟是夫妻，一句话没有，有点不够真实。那么这时候我能说什么呢？我要说一句比较关键的话——‘老爷，我想再给你生一个儿子’——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了，第一个生的是女儿，在那个年代，没法母凭子贵，她希望老爷还能再额外施恩，所以



会说这样的话，也符合二姨太绵里藏针的性格。”

加完台词，张艺谋很满意。曹翠芬凭借“二姨太”这个角色，获得了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。

曹翠芬相信，演一个人，就要代入她的立场。“二姨太在别人眼里阴险狡猾，但是我想她和其他姨太之间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——她对丫头和下人挺好，从不另眼相看；她也不像三姨太，使性子在外头搞人；她的目的就是能在这个大宅院里有好日子过，你说，在这大宅门里头，谁不是为了自己那点利益考虑呢？所以我不完全认为她是‘菩萨面孔，蛇蝎心肠’，演这个人物，得从她的弱点、她的无奈，从她的危机感入手。”

转眼匆匆三十年。拍摄《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》时，曹翠芬已经74岁。在演艺生涯上“武装战斗”了将近半个世纪。《知否》里的盛老

上图：在讲述老北京四合院儿故事的《什刹海》中饰演金颜。

太太，戏份吃重，台词量又很大，曹翠芬接到剧本后就开始背台词，研究人物的说话方式、语气，导演张开宙对她是满口称赞：“曹老师所有的作为演员的品德，都是我们的表率。”

《知否》让更多年轻人知道了曹奶奶，被曹奶奶的精湛演技圈粉。到了《庆余年》，一段和范闲道别短短几分钟的戏，同样演得十分动人。一样演奶奶，盛老太太和范闲奶奶又很不同。“范闲奶奶这个老太太，当时导演跟我说，她是跟皇族有关联的，所以光有一个慈祥的感觉是不够的。”虽然只有很少的戏，也只拿到几页纸的剧本，曹翠芬还是坚持要和导演弄明白，这老太太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、她的城府在哪里，她和小范闲是什么关系、范闲背后又有怎样的背景。“我得心里有数，才能演这么一个片段。如果后面是一片空白，那我也就演个大概吧，人物是飘着的。”

多年沉浸影视圈，曹翠芬感叹时代进步飞快：“从前我们是只有一台摄像机，拍远景演一遍，拍中景演一遍，拍特写再演一遍。现在，四台机器同时多机位拍，一遍就搞定了。”她倒不觉得技术的进步、市场的繁荣会催生懒人和浮躁气，“还是看人，70年代也有偷懒的演员，现在也有敬业的演员，比如说袁泉、孙俪，那都是很用功的。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”。

采访曹奶奶，让人印象深刻的，是一位演员那种刻入骨髓的生动——感觉不是在采访她，而像是在看一台戏——每一个微表情、手势，每一分语气，都能让人感受到受访者的投入、开放、倾吐和思辨。相处半日，愉快不知时间流逝。